关于《庄子·外物篇》的通信

《读书》编者：

《读书》一九八九年十二期张隆溪文《中国传统阐释意识的探讨》是篇好文章。但有一则关于《庄子·外物》的引述，值得商榷。张文说：

> 庄子既怀疑语言的作用，惠施便质问庄子何以仍要使用语言，庄子答道："知无用，而始可与言用矣。"（98页）

按《外物》原文是：

> 惠子谓庄子："子言无用。"庄子曰："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天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。……"

庄子的答话不过是说："懂得无用，这才可以跟他谈用（的问题）。"显然，他们是一般地讨论"无用"和"用"的问题，看不出是在专门讨论"语言"，更看不出惠子是在质问庄子"何以仍要使用语言"。

不知是否，提供参改。

读者　武建伦

一九九〇年元月六日

《读书》编辑部：

谢谢转来武建伦先生信。对信中提出的疑问，我可以作一简单答复。《庄子》是集录庄子学派各种言论成书，非一人一时之作，加之年代久远，难免错简阙文，鲁鱼亥豕之误，所以书中各条文字在上下文之间有时不一定有逻辑上直接的联系。可是我们研究《庄子》，却须使散在各篇的文字互相照应，在其内在联系中来理解和把握庄子的思想。惠施乃辩者之流，庄子在《天下》篇末尾对他有许多批评，在《骈拇》篇更明确批评辩者"累瓦结绳，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，非乎？"庄子自己是认为"辩不若默，道不可闻。……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"的（《知北游》）。在庄子看来，惠施、公孙龙等人的谬误就在空言无用，"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"（《天下》）。可是庄子自己当然也使用语言，且"以谬悠

位。

条目还把德布鲁的主要著作Theory of Value: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译成《价值理论：经济平衡的规律分析》。这个副题通常译作"经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"。Axiomatic指的是假设推理的数学方式的论述方法，似没有"规律"的意思。"规律分析"不仅和著者强调的"公理化分析"相去甚远，而且本身何喻，也让人不得要领。

《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》

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编
人民音乐出版社3.35元

此编分音乐、舞蹈、服饰三门，将自全唐诗中所辑得，分类别属，成为一编，使研究者大得便。不过读罢又感不足：如此类资料，或应自诗经始，成一系列之著。但从此书初版的五十年代到再版的八十年代，其间数十年，似乎并无人再做此“笨功夫”(欧阳予倩序)，看来虽曰“笨功夫”，而无能力不能做，有能力不愿做，却殊以为难。想早在三十年代，朱谦之著《中国音乐文学史》（近有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本），就提出中国文学是以“音乐文学”为正宗，其自诗经、楚辞、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剧曲中深相发明并由典籍中据引成说，所论精审，足可醒人耳目。只是关于这一题目的研究，仍有可待。若能依此乐舞资料之例，循乐舞之线索，于文学遗产中董理爬梳，成一完编，则此一“笨功夫”，当于学人益莫大焉。谨瞩望于有志者。

无　冬

之说、荒唐之言、无端崖之辞”论述其哲学思想(《天下》)。惠施谓庄子曰：“子言无用”，武先生说“看不出”其中有质问庄子何以仍要使用语言的意思，恐怕是把惠施之言看得太死，孤立地理解“子言无用”四个字了。在《庄子》全书的背景里来看这四个字，则可见出惠施大有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的用意，好像在说：“言之无用，既得闻矣，然子之言亦无用乎？”庄子以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作答，不是“一般地讨论，‘无用’和‘用’的问题”，而正是从言之有用与否这个具体问题出发来展开讨论。对于庄子，就像对于柏拉图或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一样，语言不只是语法修辞的问题，而首先是逻辑思维的问题，也即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。所以《庄子》书中关于言的论述，读时未可轻轻放过。

张隆溪
一九九〇年元月廿四日